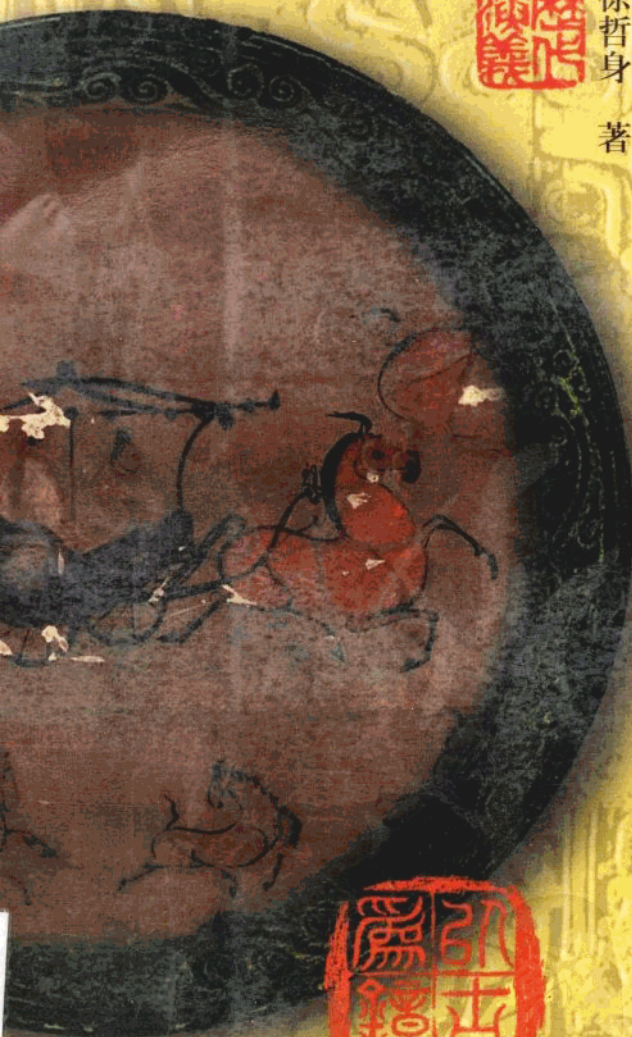


汉宫二十八朝

演义

下

徐哲身 著

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下

徐哲身 著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中国历代宫廷演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/徐哲身著. —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
1996. 11

(中国历代宫廷演义)

ISBN 7-5300-0150-7

I. 汉… II. 徐… III. ①讲史小说-中国-现代②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③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6. 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437 号

I242. 43

500

0247467

中国历代宫廷演义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(上下)
徐哲身 著

*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2 印张 734 000 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 000

ISBN 7-5300-0150-7/I·49

定价: 41.00 元

下 册

第六十一回

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

历史小说是根据事实而做的，不可杜撰。正史根据事实，分了前汉后汉，这部《汉宫》，不能不也有个分际。自从本回起，就是后汉的开始了。为便于读者醒起见，先行表明一下。却说九十春光，绿肥红瘦，风翻麦浪，日映桃霞。杨柳依依，频作可怜之舞；黄莺恰恰，惯为警梦之啼。梅子欲黄，荼蘼乍放，在这困人天气的时候，谁也说是杜宇声嘶，残春欲尽，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了。那一片绿荫连云的桃杏林子里面，不免令人想起杜牧之寻春较迟之叹！那些初结蓓蕾的嫩蕊，却还迎着和风，摇摆个不住，里面曲曲弯弯露出一条羊肠小路，好像一条带子，环屈在地上一样。这时只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鸟，在树干上互相叫骂，似乎怪老天忒煞无情，美满的春天，匆匆地便收拾去了。

此时忽然又夹着一种得得得的步履声音，从林里面发将出来，那一群小鸟，怪害怕的登时下了动员令，扑扑翅膀便飞去了。停了半晌，才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从里面蹙了出来，他一面走，一面仰起头来，四处张望，不时地发出一种叹息的声音，料想着一定是触景生情，中怀有感，当下他懒洋洋地走出树林。面前便是一条小溪，右面架着一座砖砌的小桥，他走到桥上，俯视溪水澄清，一阵微风，将那溪边的柳絮，吹得似下雪般飞入水中，水里鱼儿，便争先恐后地浮上来唼喋。他蹲下

身子，熟视了好久，直等那鱼儿将杨花唆喋尽了，摇摇摆摆地一哄而散，他才怅怅地站了起来，背着手，仍是向桥那边慢慢踱去。没几步路，前面一道，却是蔷薇障在面前横着，他绕着蔷薇障一直走了过去，到了尽头之处，便是一簇一簇的茶藤花架。前面在那众绿丛中，隐隐地露出红墙一角。他立定脚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也太糊涂了，怎的好端端地跑到人家的花园里来做什么呢？”他说罢，便回过身来，想走了出去。谁知花园里甬道很多，走了半天，不独没有钻出来，反而钻到院墙的跟前去了。他便立定脚，向四面认一认方向；可是他一连认了好几次，终于没有认出方向来，他暗暗地纳闷道：“这真奇了！明明是从那面一条甬道走进来的，怎么这会儿就迷了方向，转不出去呢？假使被人家看见了，问我做什么的，那么，怎样回答呢？岂不要使人家叫我是个偷花贼吗？好不好，赶紧想法子钻了出去，才是正经。迟一些儿，今天就要丢脸。”他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害怕，三脚两步地向外面转出来。说也不信，转了半天，仍然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，还是在方才站的那个地方。他可万分焦躁，额上的汗珠黄豆似地落个不住，霎时将那一件鹅黄的直摆，滴得完全湿了。他立在一棵杨柳树的下面，呆呆地停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可不碰见鬼了么？明明的看见一座小桥在那边，怎么转过这两个茶藤架子，就不见那小桥呢？”他没法可想，两只眼睛，不住地向四边闪动，满想找一条出路好回去。谁知越望眼越花，觉得面前不晓得有多少路的样子，千头万岔，纡曲回环，乱如麻缕，他气坏了，转过头来，正想从南边寻路，瞥见一带短墙蜿蜒横着，墙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。

那短墙的平面上，挨次放着吉祥草万年青的盆子。隐隐地望见里面万花如锦，姹紫嫣红，亭台叠叠，殿角重重，他不知不觉地移步近来，靠着短墙，向里面瞧了一会儿，瞥见西南角

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丫头，在那里寻花折柳地游玩。他心中一想，我转了半天，终没有转了出去，倒不如去问问她们，教她们指点指点，或者可以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壮着胆，循着短墙，一直往那几个丫头的所在绕来。一刻儿，到了那几个丫头玩耍的所在，不过只隔着一层墙，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。他屏着气，先靠着墙上面的篱眼向里面瞧去，只见一个穿红绡袄子的丫头，和一个穿月白色衣裳的丫头，坐在草地上数瓦子。还有一个穿酱紫色小袄的丫头，大约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头上梳着分心双髻，手里拿一把宫扇，在那里赶着玉色蝴蝶。那一只蝴蝶，被她赶得忽起忽落，穿花渡柳地飞着。她可是赶得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，再也不肯放手。一手执着扇子，一手拿出一条蛇绿的绢帕来，一面拭汗，一面赶着。这时坐在地上的穿红绡的丫头，对穿月白色的丫头笑道：“你看那个蹄子，是不是发疯了；为着一只蝴蝶儿，赶得浑身是汗，兀的不肯放手，一心要想扑住，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？”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：“她发疯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尽管去说她做什么？今天让她去赶够了，但看她扑着扑不着？”她两个有说有笑的，那个扑蝶的丫头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仍旧轻挥罗扇，踏着芳尘去赶那蝴蝶，又兜了好几个圈子。好容易见那只蝴蝶落到一枝芍药花上，竖起翅膀，一扇一合的正在那里采花粉，她嘻嘻地笑道：“好孽障，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。”她蹑足潜踪地溜到那蝶儿的后面举起扇子，要想扑过去。那一只蝶儿，竟像屁股生了眼睛一样，霎时又翩翩地飞去了。她一急，连连顿足道：“可惜可惜！又将它放走了。”她仍然不舍，复又跟着那一只蝶儿，向西赶来，走未数步，她被一件东西一绊，站不住，一个跟斗栽了下去，正倒在一个人的肩上。她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穿红绡的丫头。她连忙爬了起来，对着那个穿红绡的丫头，嗤嗤憨笑。那

个穿红绡的，正坐在地上弄瓦子，弄得高兴，冷不提防凭空往她身上一栽。她可是吓得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便气得骂道：“瞎了眼睛的小蹄子，没事兀的在这里闯的是什么魂？难道我们坐在这里，你没有看见吗？”那个扑蝶儿的笑道：“好姐姐！我因为那只蝶儿实在可爱，想将它扑来，描个花模子；可是我费尽力气，终于没有扑到。刚才委实没有看见，绊了一个跟斗，不想就攒在你的身上。”她听了便用手指着骂道：“扯你娘的淡呢，谁和你罗嗦，马上告诉小姐去，可是仔细你的皮。”那个扑蝶的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露出一惊惶的神气来，忙着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！千万不要告诉小姐。你若是一告诉，我可又要挨一顿好打了。”她答道：“你既然这样的害怕，为什么偏要这样的呢？”她慌忙哀求道：“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那个穿月白的丫头笑道：“痴货，你放心吧！她是和你开玩笑的，决不会回去把你告诉的。”她听得这句话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跳跳跑跑地走开，一直向西边墙根跑来。她一抬头，猛地看见一个人，在墙外向着篱眼望个仔细。她倒是一惊，忙立定脚，朝着墙外这个人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？跑到我们家园里面来做什么呢？可是不是想来偷我们的花草的？”坐在地上的两个丫头，听她这话，连忙一齐站起来，向他一望，同声问道：“你这野汉子，站在墙外做什么勾当？快快地说了出来！如果延挨，马上就喊人来将你捆起来。问问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他站在墙外，看见她们游戏，正自看得出神，猛地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怒目相向，厉声责问着，六只星眼的视线，不约而同地一齐向他的脸注视着，他可是又羞又怕，停了半晌答道：“对不住，‘我因为迷失路途，想来请姐姐们指点我出去。’”内一个丫头笑道：“迷路只有陌上山里，可以迷路，从没听过迷到人家园里来的。”他急道：“我要是在山里陌上，反倒没有迷过路；

可是你们园里，我进来的时候，倒不晓得是个家园；后来看见有了许多的茶藤架子，才知道是家园。我原晓得家园里外人不能任意游玩的，所以我忙要回去，谁知转了好久，竟转不出去了。千万请姐姐们方便只个。”那扑蝶的小丫头笑问道：“那个高鼻子的汉子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们，马上将你送出去。”他连忙道：“我姓刘名秀，字文叔，我家就住在这北边春陵白水村。”话还未了，那个穿红绡的笑道：“这个痴丫头真好老脸，好端端的问人的名姓做什么，敢是要和他做亲不成？”那个扑蝶的小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羞得满面通红，低着粉颈，只是吃吃地憨笑。那穿月白的向她说道：“明姐，你去问问那个汉子。”她连忙答道：“他方才不是说过迷路的吗，又去问他做什么呢？你出园引他出去吧！”那穿月白的笑道：“你既然会说，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？”明儿笑道：“我又不认得他，怪难为情的，教我怎样送法呢。雪妹，还是你送他出去吧！”雪儿笑道：“谁愿意去，你自己不去，又何苦来派别人呢？依我说，不如叫碧儿送他出去吧！”明儿笑道：“正是正是。我倒忘记了她了，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。”忙向扑蝶的笑道：“碧妹！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！”碧儿笑道：“怎么送法？”明儿道：“你个痴丫头，真个死缠不清，年纪长得这么大了，难道送人都不会送吗？”碧儿急道：“你们又不说明白，教我将他送到哪里去呢？”雪儿道：“啐！谁和你缠不清，你不送就是了，扯你娘的什么淡！马上回去，明姐把你告诉小姐，少不得又要打得个烂羊头。”碧儿急得满脸绯红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停了一会子，说道：“你们只是摆在自己的肚皮里，又不来告诉我，教我怎样送法？还说我不肯呢。”她说着眼，便向刘文叔问道：“那个高鼻子，你是到哪里去的？”刘文叔忙道：“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，你如肯送我出去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碧儿听了这话，便对她们哭道：“好姐姐，请

你们送他去罢！我实在不知什么白水村黑水村在哪里。”雪儿笑道：“呸！不送就不送，哭的什么？谁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，不过叫你将他引出花园就完事了。”碧儿听了这话，忙拭泪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去送去送！”她便动身向北面走来，刚走了几步，猛可里听得娇滴滴的一声呼唤道：“碧儿！”她连忙止住脚步，回转身来，对她们说道：“姐姐们听见么？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个高鼻子了。现在我要到小姐那里去了。”她说罢，便顺着花径弯弯曲曲的向东南角一座两间的小书斋里走去。

刘文叔在墙外听见碧儿肯送他出去，心中自是欢喜。猛听得有人将她唤去，他却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上，料想这雪儿、明儿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。没奈何打起精神，等碧儿再来，好送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那两只眼睛不知不觉地将碧儿一直送到书斋里。她进去了一会子，北边一扇窗子，忽然有人推开。他便留神望去，只见窗口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，打扮得和天仙一样，更有那整齐的庞儿，淡淡的蛾眉，掩覆着一双星眼，鼻倚琼瑶，齿排贝玉，说不尽千般娇艳，万种风流，把个刘文叔只看得眼花缭乱，嚙口难言。禁不住暗自喝采道：“好一个绝色的女子！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遭儿看见这样的美人。只可恨近在咫尺，不能够前去和她谈叙谈叙，一见芳泽，不知哪一位有福的朋友，能够消受如此仙姿。”他正自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瞥见她的身旁，又现出一个人来，他仔细一看，却就是刚才的碧儿。但见她 and 那个女子向自己指指点点的说个不停。刘文叔也晓得是说自己的，无奈只是一句不能听见，只好痴痴呆呆地望着她们。只见碧儿说了一阵，她闪着星眼，向自己望了一眼，这时窗门突然闭起，他怔怔的如有所失。片晌，只见那碧儿跑了出来，对她们说道：“明姐，小姐教你送那个高鼻子出去呢。”明儿笑道：“这可不是该应，偏偏就教着我，倒便宜了这痴货了。”她说罢，立起来，向刘文叔道：“你那汉子，

你先转到后门口等我。”刘文叔听罢，连忙称谢不置，顺着短墙，向北走去。

不一会，果然走到后门口，但见明儿已经立在那里等他，刘文叔便伸手一揖。明儿躲让不遑地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一者谢谢你引我出去；二者我有两句话要问你。”明儿道：“有什么话可问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请问这里叫什么地方？你们主人姓甚名谁？”明儿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要紧的事呢，这样的打拱作揖做鬼脸子；我对你说罢，我们这里名叫杨花坞，我们家老主人去世了，只有老太太，两个小主人，一个小姐；大主人叫阴识，二主人叫阴兴。”她说到这里，便住口不说了。刘文叔正想她说出她们小姐的芳名来，不想她不说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姐姐！我还要请问你，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么？”明儿听了这话，似乎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，扭过头，向他狠狠地瞅了一眼，冷冷地答道：“你问她做甚么？闺阁里面的名字，又不应该你们男子问的。”刘文叔被她当面抢白了几句，直羞得面红过耳，片晌无言，那心里仍旧盘算个不住；陡然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便笑着对明儿道：“姐姐，你原不晓得，我问你家小姐芳名，却有一个原因，我有个表妹，昨天到我们家里，她没事的时候，谈起一个阴家女子来，说是住在杨花坞的，她请我带一封信给她；我想你们杨花坞，大约也不是你们主人一家姓阴的，而且阴家的姑娘，又不是一个，我恐怕将信交错了，所以问问你的。”明儿凝着星眼，沉思了一会子道：“你这话又奇了，这杨花坞只有我们主人一家，姓阴的更没有第二家的；我家也只有一个小小姐，名叫阴丽华。”刘文叔还恐她不肯吐实，忙故意的失惊道：“果真叫阴丽华吗？”明儿笑道：“谁骗你呢？”刘文叔道：“那就对了。”故意伸手向怀里摸信。明儿道：“你先将信给我看看，可对不对？”他摸了一会，忙笑道：“我可急昏了，怎的连一封信都忘记了，没有带来，可不是笑话呢？”他便对

明儿笑道：“烦你回去对你们小姐说一声，就说有个人，姓君名字叫做子求，他有信给你呢。”明儿笑道：“信呢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我明天准定送来，好吗？”明儿点头，笑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再学今天这个样儿，又要累得我们送你出去了。”刘文叔摇头笑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哪里能回回像今朝这个样子呢？”她便领刘文叔绕着茶藤架子，转了好几个圈子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刘文叔说道：“你原不晓得，这茶藤架子摆得十分奥妙，我常常听他们说，当日老太太在日时候，最欢喜栽花，许多的好花，栽到园里，不上几天，就要给强盗偷去了。后来没有法子想，就造出这些茶藤花的架子来捉强盗，说也奇怪，没有来过的生人，撞到里面，再也摸不出去的。”刘文叔问道：“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？”明儿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细细地告诉你。我们这个茶藤花架立起来之后，一个月里，一连捉到三个偷花的强盗。那些偷花的强盗撞进来，每每转了一夜，转得力尽精疲，不能动弹，到了早上，不费一些气力，手到擒来，打得个皮开肉绽的才放了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一班偷花的强盗奉旨再也不敢来了，都说我们主人，有法术将他们罩住，不能逃去。其实说破了，一点稀奇也没有。听说这茶藤架子摆的位置，是按着什么八卦的方向，要出来只需看这架子上记号，就能出去了。”刘文叔又问道：“看什么记号呢？”明儿笑指那旁边的架子说道：“那可不是一个生字吗？你出去就寻那个有生字的架子，就出得去了。”刘文叔点头称是。

一会子，走到小桥口，明儿便转身回去。刘文叔折回原路，心中只是颠倒着阴丽华，他暗想道：“我不信，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，敢是今朝遇见神仙了吗？”没一刻，进了白水村，早见他的大哥刘绩、二哥刘仲，迎上来同声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，整整的半天，到这时才回来？”他正自出神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走

进自己的书房，一歪身子坐下。这正是：

野苑今朝逢艳侣，瑶台何日傍神仙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妆阁重来留情一笑 幽斋数语默证三生

却说刘文叔走进书房，靠着桌子坐下，一手托腮，光是追想方才情景，这时他的两个哥哥，见他这样，都十分诧异，刘绩道：“他从来没有过像今朝这样愁眉苦脸的，敢是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吗？我们且去问问看。”说着，二人走进书房。刘仲首先问道：“三弟今天是到哪里去的？”他坐在桌子旁边，纹丝不动，竟一个字都没有听见。刘仲问刘绩道：“大哥！你看三弟今朝这个样儿，一定和谁淘气的。如果不是，为何这样的不瞅不睬？”刘绩点着头，走到他的身边，用手在他的肩上一拍，笑道：“三弟！你今天敢是和哪个争吵，这样气冲斗牛的？愚兄等一连问你几声，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答我们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正自想得神，不提防有人猛地将他一拍，他倒是吓得一跳，急收回飞出去的魂灵定睛一看，但见两个哥哥站在身旁问话，可是他也未曾听得清楚，只当是问他田事的呢，忙答道：“瓜田里的肥料，已经派人布好，豆子田里的草，已经锄去，还有麦田里的潭已动手了，只有菜子还没收，别的差不多全没有事了。”刘绩、刘仲听了他这番所答非所问的话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见他们笑起来，还只当是他们听了自己说的话，赞成的呢，他便高兴起来，又说道：“不是我夸一句海口，凭这六百多顷田，我一个人调度，任他们佃户怎样的刁钻，在我的面前，总是掉不过鬼去的。”他们听了，更是大笑不止。

刘文叔到了此时，还不晓得他们为的是什么事发笑的，复又开口说道：“大哥二哥听了我这番话，敢是有些不对吗？”刘绩忙道：“你的话原是正经，有什么不对呢？”刘文叔忙道：“既然对的，又为何这样的发笑呢？”刘仲笑道：“我们不是笑的别样，方才你走进门，我们两个人就问你几句，你好像带了圣旨一样的，直朝后面走，一声也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倒大惑不解，究竟不知你为着什么事情这样的生气？我们又不放心，一直跟你到这里，大哥先问你，我又问你，总没有听见你答应我们一句腔；后来大哥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子，你才开口。不想你讲出这许多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来，我们岂不好笑？”他听了这番话，怔怔的半天才开口说道：“我委实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呀？”刘绩忙道：“我看你今天和田里，一定遇着什么风了；不然，何至这样的神经错乱呢？”刘仲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或者可能碰到什么怪风，也说不定，赶紧叫人拿姜汤醒醒脾。”刘绩便要着人去办姜汤。他急道：“这不是奇谈么？我又不是生病了，好端端的要吃什么姜汤呢？”刘仲道：“你用不着嘴强，还是饮一些姜汤的好，你不晓得，这姜汤的功用很大，既可以辟邪去祟，又可以醒脾开胃。你吃一些，不是很好的吗？”刘文叔急道：“你们真是无风三尺浪，我一点毛病也没有，需什么姜汤葱汁呢？”刘绩道：“那么，方才连问你十几句，也没有听见你答一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刘文叔沉思了一会，记得方才想起阴丽华的事，想得出神，所以他们的话一句没有听见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满面绯红，低首无语。刘绩、刘仲见他这样，更加疑惑，便令人出去办姜汤。一会子姜汤烧好，一个小厮捧了进来。刘绩捧着，走到他身边说道：“兄弟！你喝一杯姜汤，精神马上就得清楚。”刘文叔心中暗笑，也不答话，将姜汤接了过来，轻轻地往地下一泼，笑道：“真个这样的见神见鬼了。我方才因为想了一件事情，

想得出神，所以你们问我，就没有在意，你们马上来乱弄了。”刘绩笑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便不准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，要随我们一同去谈谈才好呢。”刘文叔被他们缠得没法，只好答应跟他们一同走到大厅上。

那一班刘绩的朋友，足有四百多人，东西两个厢房里，以及花厅正厅上跑来跑去，十分热闹。有的须眉如雪，有的年未弱冠，胖的、瘦的、蠢的、俏的，形形色色，真个是珠履三千。刘文叔正眼也不去看他们一下子，懒洋洋的一个人往椅子上一坐，也不和众人谈话，只是直着双目呆呆地出神。刘绩、刘仲，也只当他是为着田里什么事没有办妥呢，也不再去理他，各有各的事情去了。不多时，已到申牌时候，一班厨子，纷纷地到大厅上摆酒搬菜。一会子安摆停当，那班门下客，一个个不消去请，老老实实地都来就坐。刘绩、刘仲、刘文叔三个人，和五个年纪大些的老头子，坐在一张桌子上。酒未数巡，忽有一个人掷杯于地，掩着面孔，号啕大哭，刘绩忙问道：“李先生！今天何故这样的悲伤烦恼，莫非下人怠慢先生吗？如果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请直接可以告诉鄙人。”那人拭泪道：“明公哪里话来，兄弟在府上，一切承蒙看顾，已是感激不尽，哪里有什么不到之处呢？不过我哭的并非别事，因为今天得着一个消息，听说太皇太后驾崩，故而伤心落泪的。试看现在乱到什么程度了，莽贼篡位，自号新皇帝，眼看着要到五年了，不幸太皇太后又崩驾归西，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件事啊！”有个老头子，跷起胡子叹道：“莽贼正式篡位的那一年，差不多是戊辰吧？今年癸酉，却整整六年了，怎么说是要到五年呢？”刘绩皱眉叹道：“在这六年之内，人民受了多少涂炭，何日方能遂我的心头愿呢？”刘仲道：“大哥！你这话忒也没有勇气了，大丈夫乘时而起，守如处女，出如脱兔，既想恢复我们汉家基业，还能在这